

FRAGUO

• 刘振盛 •

法 国 文 学 名 家

名 著

法国文学名家

列·托·斯·

列·托·斯·

列·托·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春·下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蒋 明
插

法 国 文 学 名 家

刘 板 盛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 1/4 · 插页 2 · 字数 287,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800

统一书号：10093·498 定价：1.05 元



目 次

DC47 / 19

| | |
|------------|-----|
| 弗朗索瓦·拉伯雷 | 1 |
| 伏埃尔·高乃依 | 13 |
| 让·德·拉封丹 | 23 |
| 莫里哀 | 38 |
| 伏尔泰 | 54 |
| 让-雅克·卢梭 | 70 |
| 德尼·狄德罗 | 85 |
| 司汤达 | 99 |
|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 115 |
| 维克多·雨果 | 132 |
| 亚历山大·大仲马 | 148 |
| 乔治·桑 | 164 |
| 居斯塔夫·福楼拜 | 178 |
| 儒勒·凡尔纳 | 193 |
| 爱弥尔·左拉 | 208 |
| 阿纳托尔·法朗士 | 223 |
| 居伊·德·莫泊桑 | 238 |
| 罗曼·罗兰 | 254 |
|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 270 |
| 安德烈·马尔洛 | 285 |
| 玛格丽特·尤尔瑟娜尔 | 300 |
| 让-保尔·萨特 | 315 |
| 阿尔贝·加缪 | 330 |



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约1494—1553)

世界上有没有专门写给“酒鬼们”和“生大疮的人”看的书呢？有的。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写的《巨人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一宗旨。可是，如果你以为从这部五卷本的长篇巨著中可以领略到喝酒的乐趣和治疗疮疖的秘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巨人传》并非消遣小说，更不是《疮科大全》，而是一部抨击时政、针砭流弊，“不管是有关宗教，还是政治形势和经济生活，都会向你们显示出极其高深的神圣哲理和惊人的奥妙”的、具有强烈反封建反教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拉伯雷离开我们四百多年了。他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备受教会迫害，最后在狱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对于这样一位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者，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会替他树碑立传。加之他终生未立家室，别无子嗣（唯一的私生子也在两岁时不幸夭折），要追溯他的家谱世系，显然难以办到。因此，关于他的身世，历来流传着各种说法。虽经反复考证，仍存在许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就连他的出生年月，至今尚未彻底弄清。据十八世纪巴黎圣

保罗教堂编纂的《墓志铭集》记载，拉伯雷卒于一五五三年，享年七十岁。照此推断，拉伯雷当生于一四八三年。可是在一五一一年写给纪尧姆·比代（1468—1540）的信中，拉伯雷却自称是个稚气十足的青年。按理，他已步入中年，快满四十岁，为何以青年自诩？于是又有人根据别的一些材料，将他的诞生日期推后几年，一说一四九〇年，一说一四九三年。近来，法国学者阿贝尔·勒弗朗作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推算，将拉伯雷的生辰定为一四九四年一月四日。这个日期是否确当，似乎还难以肯定。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在研究拉伯雷生平的时候，偶然发现有关他的父母、兄弟和表亲的五份公证证书。这几份珍贵资料表明，拉伯雷诞生在法国中部都兰省的施农镇。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后来还担任过勒内地区的司法总管，可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家属当地有数的阀阅门第，且在德维尼埃拥有田庄。拉伯雷是这个富裕家庭的幼子，前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很可能就出生在这个田庄，并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

拉伯雷天资聪颖、生性好动。他讨厌学校那些枯燥乏味的功课，放学后常跟小伙伴们到山间乡野扑蝴蝶、钻山洞。恬静的田园风光，淳朴的乡村习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以忘怀。在作品中，他不时流露出对乡间生活的眷恋。

他父亲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修士，十几岁时便将他送入翁热附近的一间修道院研习拉丁文和经院哲学。拉伯雷勤奋好学，对文学、法学、医学、哲学都很感兴趣。他尤其具有学习语言的资质，通过各种正规练习系统锻炼记忆，很快便熟悉了教会的拉丁语。一五一一年，他转到普瓦图省方济各会的一所修道院当修士。

一五一五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上台执政，标志着法国君主政体业已确定。上世纪末开始酝酿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迅速展

开，人文主义思潮波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一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颓败文化非常反感，于是孜孜不倦地阅读古代罗马、希腊的典籍，企图从古代奴隶社会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伯雷。他在熟悉拉丁文的基础上，又开始狂热地钻研希腊文。受到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冲击的天主教会和顽固维护封建社会旧秩序的神学家，对这股刚掀起的新浪潮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诬蔑说，雅典的上空布满阴霾，希腊文乃是一种魔鬼的语言。由于受到教会反动势力的压制，要学习希腊文可不容易，一是找不到懂希腊文的教师，二是难以弄到希腊文的书籍。当时的整个法国，只有一家希腊文印刷所，从一五〇八年到一五二〇年这十二年间，一共才印出二十四种书。尤其是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首次印行注释本的希腊文《新约全书》后，作为封建堡垒的巴黎索邦神学院^①更明令禁止阅读希腊文书籍。在这种情况下，拉伯雷只好花费高昂的代价，偷偷地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弄来几本希腊文书籍，躲在修士小间里秘密地、刻苦地进行自学。由于勤奋用功，他的希腊文进步很快，不久便能用这种语言写出优美的渎圣诗句。

在这所修道院里，拉伯雷结识了皮埃尔·拉米。这位修士为人耿直、性情开朗，“颇招人喜欢”，又是个古希腊文化的崇拜者，且跟当时已名气鼎盛的人文主义者比代交往甚密。他俩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常常在一起切磋古籍精义。后来，拉米鼓励他的教友给比代写信，以争取这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的支持。但拉伯雷觉得自己地位低微，文笔笨拙，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在五个月之后给比代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他一直不见回音，于是又写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拉伯雷的广博学识和有选择地跟一些知名人士的密切交往，

招致那班不学无术、愚昧龌龊的修士们的嫉妒。他和拉米轻慢神学经典、醉心异端异说的行为也渐渐引起修道院长的注意。不久，这位修道院长便采取果断措施，没收了拉伯雷和拉米的全部希腊文书籍，并对他俩实行惩治性的禁闭。

这种触犯人的尊严、扼杀个人自由的粗暴行为，激起了拉伯雷对教会的怨恨和愤慨。后来，据说他不堪忍受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跟拉米从禁闭室里逃了出来。这起遭受侮辱的事件使拉伯雷变得更加成熟。他痛切地感到，文人学士无非是权贵人物的人质，他们的学识能否得到发挥，他们的财产乃至人身是否获得安全，全赖某些大人物的兴趣。要在这个徇赃枉法、暗无天日的社会中求得立身之地，就得寻求强有力的保护。他通过比代的关系，结识了旺岱省梅尔扎斯地区主教兼本笃会圣彼得修道院院长若弗鲁瓦，并通过若弗鲁瓦的斡旋而获教皇克雷芒七世钦准，转到由若弗鲁瓦主管的修道院。若弗鲁瓦是个爱好古典文艺的开明主教，他十分看重拉伯雷的才学，不久，便把拉伯雷聘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和他侄儿的家庭教师。随后，他又带着拉伯雷到普瓦图去视察他那些富饶的田庄和他属下的各个修道院。拉伯雷走出修道院的四壁高墙，摆脱单调乏味的经课，不仅呼吸到大自然令人心旷神怡的新鲜气息，而且感受到思想交往的自由空气。

在这段期间，他不仅与文人学士和知书识墨、深谙教会罪恶的教士有来往，而且广泛接触了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法院书记、农场主、农夫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了解到封建法律制度的黑暗内幕和经院教育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促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渐趋成熟。

他先前的好友皮埃尔·拉米跟他从方济各会修道院逃出来后，躲到勃艮第附近的圣梅斯明修道院，两人从此失去联系。拉伯雷虽与诗人博谢结为挚交，经常互赠拉丁文贺诗，但随着童年

幻想的破灭和残酷现实的冲击，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和寂寞。

从一五二七年至一五三〇年，他突然脱下本笃会修士的僧衣，披上在俗教士的道袍，远走他乡，不知去向。这两年的沉默，使传记作家伤透脑筋，虽经仔细追索，仍无法确定他的确切足迹。这次出走突然吗？的确突然。难以解释吗？也不见得。经前两年的实际生活体验，他逐渐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一股创作的欲望在他身上渐渐萌发，促使他要从童年时代的天堂和圣地扩展到整个法国社会。那么，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还是从他的作品——这种神秘的、带隐喻性质的传记——中去寻觅他的踪迹吧：

“后来，他没有回普瓦蒂埃去，他想参观一下法国其他的大学。他从那里到了拉·洛舍尔，再从拉·洛舍尔由海路前往波尔多。在波尔多，他没有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有些装货的水手在沙滩上斗纸牌。

“从波尔多，他来到图卢兹。在图卢兹，他把跳舞学得很精，同时也学会了舞剑……但当他看见学生把教师象熏鲞鱼似的活活烧死时，他不想再呆在那里了……

“后来，他来到蒙彼利埃……想在那里学医，可是又觉着这种职业太闷人、太忧郁，医生都有一种灌肠的鬼臭味儿。

“于是，他想学法律，但是看见那里只有三个光顶和一个秃头的法学家，他又走开了……

“后来，他又离开那里，来到了翁热……接着，他来到布尔日，在那里的法学院，他读了很多的书，获益不少。他常常说，他认为法律书仿佛是体面的金色袍子，美丽华贵，可是上面的花却是粪污……离开布尔日，他来到了奥尔良……”

毫无疑问，他后来还到过法国的京都巴黎。从这条游历路线来看，他的足迹已遍及半个法国。这次只身漫游，使他大大扩充

了自己的地理视野和理智视野，不仅看到了“黑暗的力量”，而且意识到“摆脱了峨特式的黑夜，我们的眼睛迎着太阳的明亮火炬张开了”。这对于他日后的《巨人传》的写作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的酝酿和创作素材的准备。

一五三〇年九月十七日，风尘仆仆的拉伯雷又突然出现在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里。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所欧洲有名的高等学府仅呆了六个星期，也就是在同年十一月一日，他便领到了毕业文凭！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平时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此外，他娴熟掌握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帮了他很大的忙。在实习期间，他直接根据希腊文原文，雄辩地阐述了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特（约前460—前377）的《医学格言》和古罗马医师盖伦（129—199）的《小医术》，还能指出拉丁文《圣经》中的译文错误，使在座的听众无不为之叹服。

实习期满后，拉伯雷于一五三一年底前往法国文艺复兴的中心——里昂行医，年俸为四十里弗尔^②。

在蒙彼利埃大学期间，他对希波克拉特的七十七条医学格言作了一百八十七条边注。刚到里昂，他便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印成法国第一本“袖珍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十一年后，该书再版，他在题给他的保护人若弗鲁瓦的献词中指出：“在医学著作中，增添或删削一个词儿，甚至颠倒或错划一个符号，有时会招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可见拉伯雷的治学态度多么严肃。

拉伯雷在里昂很快便取得进展，显然，他是带着一个成熟的方案并得到别人的支持才到这个城市来的。一五三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该市主宫医院的医师。凭借这个颇受人尊敬的职位，加上他因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而获得的声望，他与文学界人士的交往圈子大大扩大了。这时，他结识了许多有名气的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出版商艾蒂安·多莱。伊拉斯谟当过神甫和主教秘

书，曾周游欧洲，在各国著名大学讲学，被认为是当时法国学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先后得宠于教皇列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克雷芒七世和保罗三世；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二世和亨利八世都想挽留他在宫廷任事，但他蔑视权贵，不慕虚荣，竟躲到瑞士的巴塞尔，埋头写作《愚人颂》，辛辣讽刺封建统治的罪恶和教会人民的愚弄，猛烈抨击经院哲学和宗教偏见。拉伯雷对伊拉斯谟非常敬慕，在一五三二年写给这位长者的信中，称他为“非常可爱的父亲，祖国的瑰宝，文学的保护人和不屈不挠的杰出人物。”

同年十一月，在里昂的集市上公开出售一本引人注目的小说。这部小说不仅书名很长：《巨人高康大之子、渴人国国王、非常著名的庞大固埃惊人的英勇事迹》，而且作者署名也十分奇特：阿尔高弗里巴斯·那西埃。事隔十多年后，人们才闹明白，这位那西埃不是别人，正是拉伯雷。他将自己姓名的字母全部打乱，重新组合成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

这部小说从庞大固埃“四十多个四十个夜晚才能算清”的家谱说起，叙述他到各地游历后到达巴黎。他在巴黎收到父亲高康大的家书，于是发奋攻读。后来遇见巴奴日，两人目睹巴黎的种种怪现状。听说渴人国的人入侵亚马乌罗提人的国土，他主动参战，神奇地战胜了渴人国人。

这部作品乍看似乎荒唐滑稽，如主人公庞大固埃每顿饭能“喝下四千六百头奶牛的奶”；从蒙彼利埃到翁热，直线距离也将近六百公里，但他“三步一跳”便到达了；他单拳独臂竟能“战胜三百名身穿石甲的巨人”；然而，在当时教会势力猖獗，动辄对亵渎宗教者施以火刑的情况下，拉伯雷只能运用传说的形式，以嬉笑怒骂、指桑骂槐的婉转手法，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这部作品的形成，除藉赖作者对现实社会进行长期观察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外，还得益于一本《巨人高康大传奇》的书。该书叙述了由一个名叫梅兰的巫师以巫术创造一家巨人所经历的传奇事迹，情节生动离奇，故事引人入胜，“在两个月内销出去的册数比《圣经》九年卖的还要多”。拉伯雷读了这本书后深受启发。披上巨人的服装，套以传说的形式，无疑有助于更大胆地陈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见解。于是，他决定利用民间故事中巨人的形象，吸收该书中的一些片断，运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勾勒出十六世纪初法国社会生活的各种画面。

该书的问世，使拉伯雷如他作品中的巨人一般屹立于文坛，从而揭开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新一页。这部小说后来被列为《巨人传》的第二部。

由于这部政治性很强的讽刺作品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及其卫道士——天主教会，因而刚印行不久，一五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便受到索邦神学院通令查禁。幸亏当时有一位庞大固埃式的人物——在巴黎任主教之职的约翰·迪·贝莱受弗朗索瓦一世之托，要到罗马执行一项特殊使命，途经里昂时，他恰好坐骨神经痛发作，于是便把拉伯雷作为私人医生带在身边。

他们在十一月八日离开里昂，第二年一月初到达罗马，并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拉伯雷第一次见到这座正处于文艺复兴极盛时期的“世界之都”，心情感到格外兴奋。他利用一切闲暇，逛大街，串小巷，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研究各色各样的人物乃至动、植物。这座闪烁着古代文化的璀璨光辉的古城，激发了他的无比热情和极大好奇，竟使他对考古学发生了强烈兴趣。他参观了各个发掘场，准备撰写一部《古代罗马地形学》的著作。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正待动笔之际，忽闻意大利学者马利亚尼已就同样内容写了一个稿本。拉伯雷既没惋惜，也不嫉妒，而是主动

与这位学者取得联系，为这部著作撰写了拉丁文前言，并将稿子寄回里昂，委托他熟悉的出版商代为印行。此事体现了拉伯雷那种豁达大度的高尚情操。

拉伯雷于五月份返回里昂，出版了《庞大固埃的父亲；巨人高康大骇人听闻的传记》，也就是《巨人传》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叙述乌托邦王子高康大由于受经院式的教育变得愚蠢，后来改受人文主义的教育，到巴黎游学。不久，列尔内王毕克罗寿侵略乌托邦，高康大从巴黎回国，遇见约翰修士，结为朋友，为反对封建掠夺战争并肩作战。为酬谢约翰修士的卓越功勋，高康大为他修建了特来美修道院。这部对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进行冷嘲热讽的作品问世时，正值天主教会加紧迫害异端分子之际，为避免司法机关的追究，拉伯雷于一五三五年二月十三日离职，到梅尔扎斯地区主教那里躲了几个月，待迫害平息后，才返回里昂，再次随已升为枢机主教的约翰·迪·贝莱出使罗马。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同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连年作战，需要获得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因而对法国的新教本来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他逐渐感到反天主教会的新教已对封建王权构成威胁，于是从一五三四年起改变政策，对新教徒的迫害活动遂日趋猖獗。在罗马呆了七个月，拉伯雷返回里昂，随后，为免遭拘禁，他只好到巴黎附近的圣莫尔勒福塞的一间本笃会的修道院里暂时栖身，但因教会拨给修道院的款项是固定的，人数增加，各人的俸禄必然随之减少，故此，该院的众修士对这位不速之客不表示欢迎，拉伯雷又只好重返蒙彼利埃，边行医，边讲学。在此期间，他解剖过一具吊死者的尸体（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提出过大脑、神经与肌肉的联系，并因此而获得医学博士的头衔。他见闻广博，学识丰富，又善于交际，不仅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医师，而且深得宫廷的宠幸。他应邀参加了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

五世在埃格莫特的晤谈，之后又跟法王的随从人员返回里昂。因他随约翰·迪·贝莱曾跟梵蒂冈打过多年交道，于是，一五三九年，他又陪同纪尧姆·迪·贝莱第三次前往意大利。纪尧姆·迪·贝莱乃约翰·迪·贝莱之弟，刚被任命为皮埃蒙特^③的总督，因患病需要照料，把拉伯雷带到图林，让他主管医学、古典文学和植物学的书库。

一五四三年，他的两个保护人纪尧姆·迪·贝莱和若弗鲁瓦相继去世，拉伯雷于前一年再版的《巨人传》的前两部再次受到索邦神学院的查禁。但这时，拉伯雷已被法王任命为行政法院审查官，他利用这种有利时机，上书国王，要求批准出版《巨人传》的第三部。一五四五五年，国王颁布御诏，钦准该书出版。一五四六年，《善良的庞大固埃英勇言行录》正式面世时，拉伯雷第一次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在扉页上给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德·瓦洛亚（1492—1549）题了这样一篇献词：

深奥、崇高、入迷的心灵，
只知望着你的来处、天庭，
撇开尘世的身躯，
你那和谐的外形，
生活神秘，专事修行，
弃绝情感，一切无动于衷，
难道你就不愿意走出
你那神圣的、永远不离开的城堡，
下来看一看善良的庞大固埃
有趣的言行录的第三部？

玛格丽特·德·瓦洛亚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素以保护人

文主义者和新教徒而著称。她本人也喜爱文学，曾仿照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七日谈》。拉伯雷给这样一位人物题了献词，无疑等于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然而，这部作品通过庞大固埃在渴人国推行仁政，并就婚姻问题遍访女巫、诗人、神学家、医生和疯子，始终一无所获，于是决定跨海去寻找神瓶的故事，字里行间仍喷射出批判的火焰，因而招致神学家们的嫉恨，再次被列为禁书。出版商、拉伯雷的好友艾蒂安·多莱被宗教裁判所吊死后焚尸。拉伯雷不得不逃到当时在日耳曼帝国统治下的麦茨。

一五四七年，弗朗索瓦死后，亨利二世继位。拉伯雷在陪同约翰·迪·贝莱前往意大利任职途经里昂时，将《巨人传》第四部的前十一章交给了出版商。该部份于一五四八年出版。一五五〇年，奥德·德·夏蒂荣出面，为拉伯雷再次争取到国王授予的出版特许。约翰·迪·贝莱因病辞职，从罗马归来，隐居在圣莫尔堡，于是，拉伯雷利用替他治疗的机会，在这个幽静的乡村寓所里将第四部的后续章节写完。第四部的完整版本终于在一五五二年一月十八日问世。这部作品跟头三部所遭受的厄运一样，出书后不到两个月，索邦神学院便将它列为禁书，撤销拉伯雷担任还不到两年的本堂神甫之职，并传出他被逮捕入狱的消息。一五五三年四月九日，这位反封建反教会的不妥协的斗志与世长辞。

在拉伯雷逝世后九年，以他的名字发表了第四部的续篇《钟鸣岛》，两年后，包括《钟鸣岛》十六章的《巨人传》第五部全部出齐。

对于他死后十多年才发表的这部遗作，曾经有过一些传闻。有人说，《钟鸣岛》是后人写的一部抨击性小册子，借拉伯雷的声望发表，目的在于扩大影响。但许多专家认为，从思想内容和文笔风格来看，这部作品不可能出自他人手笔。之所以沉默十二年

之久，很可能是拉伯雷在生前将手稿交给一位朋友保管，并嘱咐他要等有利时机才公之于众。

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④ 拉伯雷一生经历了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从酝酿到鼎盛时期，置身现实斗争的漩涡，同人民保持较为密切的接触。他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从古代文化中吸收养分的同时，十分注意掌握当代的各种知识，在医学、数学、法律、天文、地理、几何、考古、植物、音乐、神学、哲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崛起文坛，之后便在法国反封建反教会文学中占着主导地位。他无疑就是具有激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巨人，而他倾注二十年心血创作而成的《巨人传》，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于一炉，辛辣地嘲讽了包括教皇在内的整个天主教会，深刻揭露了封建法律制度的腐败，严厉谴责了封建君主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热情歌颂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理想中的君主制度以及教育和社会结构，其想象之丰富，语言之泼辣，使历代读者为之倾倒。这部作品不仅确立了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上的地位，而且成为讽刺文学的经典，几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遗产。

① 索邦神学院：始建于 1253 年，原为专供贫苦学生研究神学的机构，1554 年，改为神学院，1626 年，黎塞留主持重修，1808 年，该神学院的全部建筑转交给巴黎大学。

② 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一里弗尔相当于一吉开银的价格。

③ 意大利北部地区，当时受法国管辖。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5 页。



皮埃尔·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

源于法国东部郎格勒夫高原的塞纳河，蜿蜒曲折，波浪涛涛，经繁华的巴黎城，注入英吉利海峡的怀抱。离巴黎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塞纳河右岸，屹立着一座点缀着巍峨壮观的圣母大教堂、肃穆典雅的美术博物馆等中世纪遗迹的古老的港市——鲁昂。如果沿着该市的喜鹊街信步徐行，不一会，便到了旧市场附近，在鳞次栉比、豪华斑驳的高级商店、旅馆、餐厅、电影院、咖啡馆之间，突兀着一所古朴的房舍，这就是高乃依旧居。高乃依从哇哇坠地的那天起，在这里一直住了五十六年，创作了曾轰动整个欧洲剧坛的许多杰作。如今，这里虽挂着“高乃依纪念馆”的牌子，然则只剩四堵高墙，临街的正面虽于一八二〇年前后作过一次修缮，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摧残，也显得颜色暗淡，十分古旧。里面没有一件物品是这位剧作家生前曾经欣赏过或抚摩过的，全部陈设，包括壁炉，都是后人按十七世纪一个资产者家庭的样式重新布置的。高乃依，这个一向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法国历史上最全面的戏剧大师，为戏剧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